

老照片

第五辑

封面人物 董竹君



我所知道的切·格瓦拉 丁乐年
1947：北平天桥见闻 张祖桦
东亚海关及其他 丁乐年
淳朴与坚定 张炜
凝望梅兰芳 徐城北
蒋经国与他的家人 陈宗懋
我的母亲董竹君 董国璋



山东画报出版社

06

5



女孩合影

1932年春摄于金陵庐山照像馆

目 录

孔 迈	我所知道的切·格瓦拉	1
孟祥文	1967：援越抗美	9
马大正	劳动亦乐	15
崔港珠	心殇	21
夏侯叙五	冯玉祥赴美前的合影	29
张祖道	1947：北平天桥见闻	30
王晓梅	剪发的故事	40
李石田	半个世纪前的一所私塾	45
史耀增	46 年前的婚礼	48
叶 涛	泰山的山轿	51
丁乐年	亚东海关及其他	55
张 炜	淳朴和坚定	60
徐城北	凝望梅兰芳	64
张 杰	山雨欲来	69
徐宗懋	蒋经国与他的家人	72
董国瑛	我的母亲董竹君	79
赵萝蕤	我与陈梦家	92
菡 子	两套军棉服	93
蒋光贵	怀念远逝的亲人	95
林 萍	拜访 保尔·柯察金	98
张建英	童年记事	100
野 莽	两张老照片	104
弘 石	重叠的悲剧	107

老照片

仲向平	“西湖会谈”的见证·····	113
金伯宏	“砍头”质疑·····	117
管崇英	也谈 80 年前白洋淀边的乡镇女子小学 ·····	119
李爱社	卅载辛勤真译匠·····	120
张晓良	对《剃发令·蓄发令·剪辫令》的补充 ·····	121
周 颖	一张照片的遭遇·····	123
袁 庆	我的母亲：《妇女生活》记者寄洪 ·····	124
吴 兵	怀念·····	126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计划每年出版四至五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需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翻拍件也可），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字迹工整，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本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

邮编：250001 电话：(0531) 2010055 转 5407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每本书加付 1 元邮资）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老照片》丛书

总 编 辑
汪稼明
副总编辑
刘传喜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吴 兵
特约编辑
姜 波
美术编辑
蔡立国

名人一瞬

我所知道的切·格瓦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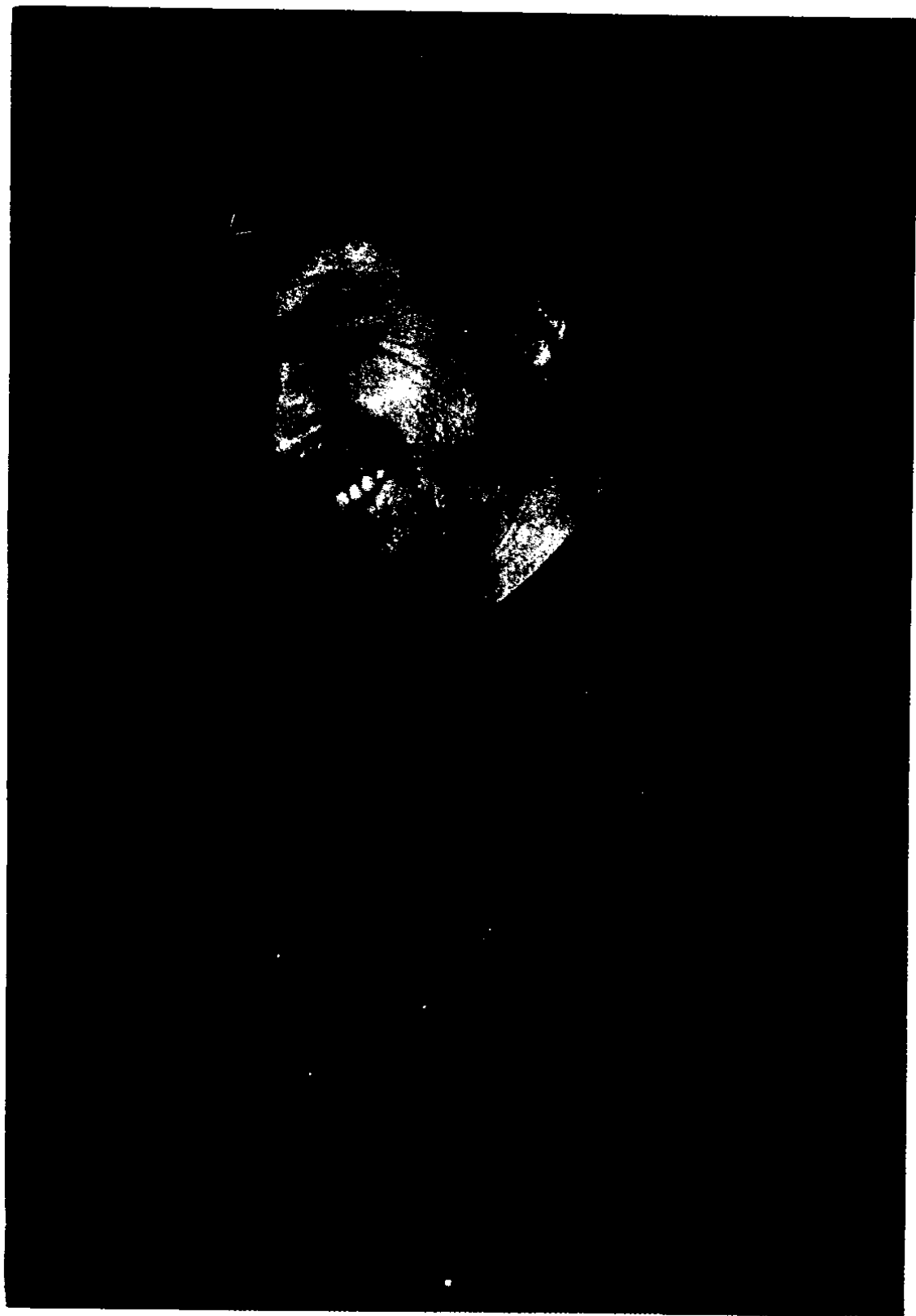
孔 迈

圣克拉拉市格瓦拉广场上，哀乐低回，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中有当年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老战士，拄着双拐或坐着轮椅，有须发花白的瓜希洛斯（农民）们；有步履蹒跚的老奶奶和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还有许多不同年龄的学生，他们手捧花束默默地走向新落成的切·格瓦拉陵墓，含着热泪轻轻地把花束放在陵墓前，低头默哀……

10月9日，是他们敬爱的民族英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害30周年的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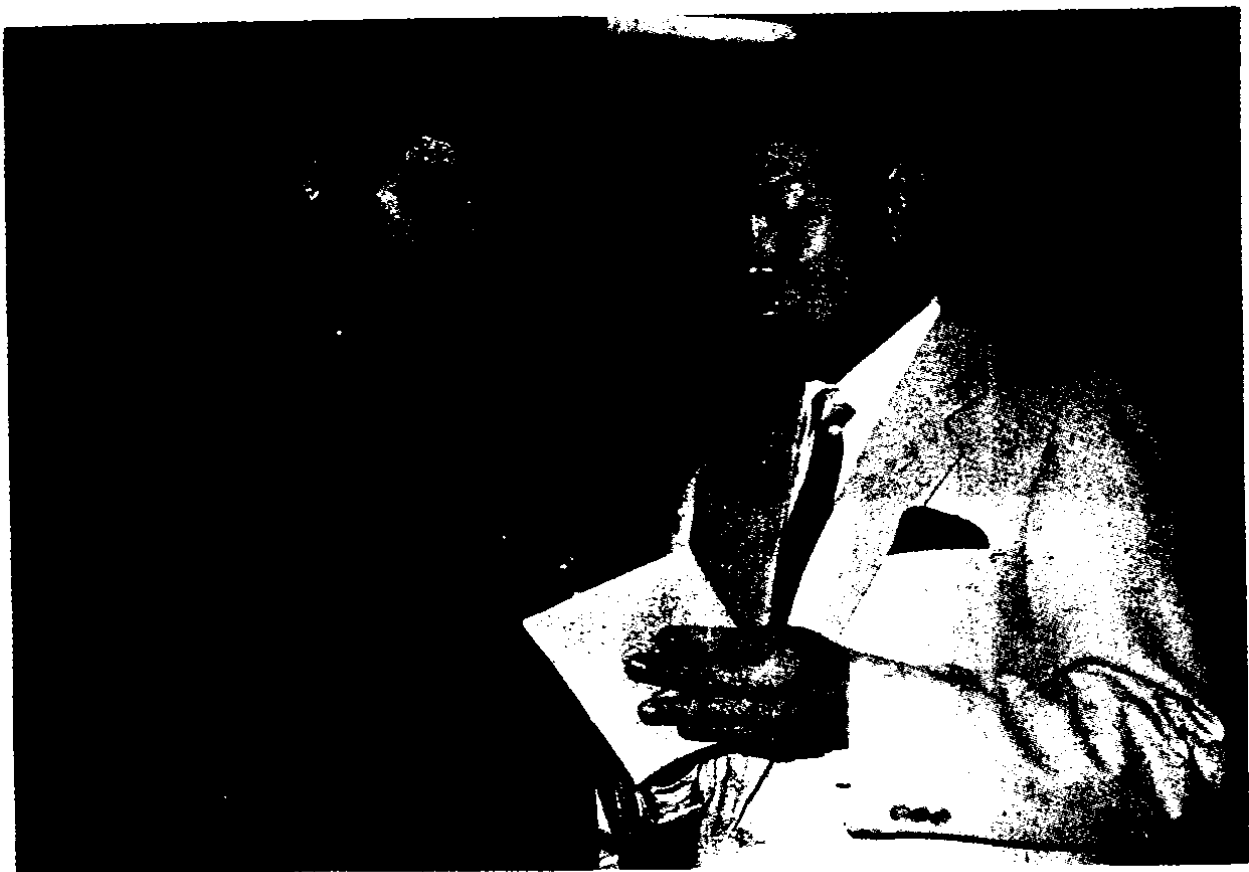
长期“失踪”的切·格瓦拉的遗骨终于在1997年7月12日被护送回到哈瓦那，在机场受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迎接。古巴政府决定把格瓦拉的忠骨安放在他战斗过和亲手解放的圣克拉拉市，供后人凭吊。

圣克拉拉市是古巴中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省会。它是全国公路、铁路交通和电讯联络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58年秋，格瓦拉率领的古巴起义军第八纵队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占了这座拥有15万居民的战略要地，拦腰切断了全岛东西两端的交通联系，在西恩富戈斯和阿尔梅达等率领的各路纵队协同配合下，对首都哈瓦那展开了凶猛的钳形攻势，迫使独裁者巴蒂斯塔仓惶逃离哈瓦那。1959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格瓦拉率领部队在万众欢呼中，最先开进了首



古巴民族英雄切·格瓦拉笑容可掬，是个极有魅力的男子汉。摄于1960年都哈瓦那，为古巴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医学院毕业。青年时期的格瓦拉骑自行车、摩托车或徒步漫游了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调查研



本文作者向格瓦拉赠送《毛泽东论游击战争》（西班牙文版）。摄于1960年

究拉丁美洲穷困不发达的原因。1954年他参加了危地马拉阿本斯民主政权抵抗美国干涉的斗争，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于1956年冬和另外81名战友乘“格拉玛”号帆船横渡墨西哥湾，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南端登陆，沿途遭到敌人狙击，伤亡惨重，只剩下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12人。后来又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终于到达富有革命传统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我初识格瓦拉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第一百零八天的夜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到达哈瓦那采访的记者，在古巴朋友安排帮助下驱车来到哈瓦那郊外海滨的一所别墅。站岗的战士说：“切刚才接到电话，有急事开会去了。他走时吩咐，中国记者的访问请改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来，对不起。”

我们调转车头刚往回走，迎面飞驰过一辆吉普车。不一会



格瓦拉会见出席哈瓦那国际通讯会议的代表。右1为本文作者。摄于1960年

儿，它又从后面追赶上来，超到我们前面道旁突然停住。从车上跳下来一个战士向我们举举手说：“切请你们回来，跟着车走。”借着车头的灯光，我们发现开车追赶我们的司机正是我们要访问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卡瓦尼亚要塞司令切·格瓦拉。

格瓦拉头戴贝蕾帽，蓄络腮胡，卷曲的长发披肩，一副儒将风度。他刚把我们让进书房就热情地说：“我们非常景仰毛泽东同志！”格瓦拉一手接过护士递过来的水杯和药片，边吃药边说，好像要说出他心里早就要说的话：“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前线出版的油印小册子在我们指挥员中广泛传阅着，被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我们仔细研究这本小册子，学到了许多东西，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有许多问题，我们发现毛泽东同志很早以前就已经作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和解答，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格瓦拉和《今日报》社长罗德里格斯在中国驻古巴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本文作者交谈。 摄于1960年

我们告诉格瓦拉，中国人民衷心祝贺古巴革命的胜利。毛主席不久前在接见拉丁美洲共产党负责人时也热烈祝贺了古巴人民的胜利。毛主席说，“古巴的革命是用机关枪代替了臭鸡蛋……”格瓦拉听了高兴地大笑。访问就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开始。临别，我答应送他一本中国出版的西班牙文《毛泽东论游击战争》。

古巴革命胜利后，百业待兴，千头万绪，但又面临美国封锁禁运。格瓦拉临危受命一身兼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其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十分重视通讯社建设和对外宣传工作，亲手筹建了拉丁美洲通讯社，并于1960年1月在哈瓦那召开了“国际通讯社会议”。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和外事部主任、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李炳泉应邀专程从北京飞来出席了会议。格瓦拉在百忙中会见了与会的各国代表。他们中还有塔斯社、捷通社、波通社、匈通社和日本通讯社的代表。会后，格瓦拉向代表们赠送了

由他签名的用精致木盒包装的著名古巴雪茄烟和一把甘蔗砍刀。我借此机会把国内出版的西班牙文《毛泽东论游击战争》呈送给格瓦拉。邓岗代表新华社和拉美社社长马塞蒂签署了两国通讯社合作协定。不久，国内便派来了专家小组协助古巴政府建立起自己的通讯收发报站和发射台，全套设备由我国制造并由我国政府无偿赠送。顺便说一下，当时哈瓦那有两家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着古巴的通讯事业。包括古巴在内所有拉丁美洲 28 个国家的通讯联络，条条线路都要通过纽约这个总枢纽。美国的电台、通讯社垄断着整个新闻市场，成为其干涉别国内政，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机构。

格瓦拉独具慧眼，亲手抓拉美社建设，对冲破西方舆论封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华社和拉美社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拉美社为新华社驻哈瓦那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了许多便利和帮助。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在古巴开始发行西班牙文“新华社每日电讯”稿，受到各界人士普遍欢迎。古巴党政领导人认为，此举有助于打破美国舆论的封锁包围，使全世界都能听到古巴的正义的声音，了解古巴革命的真相。

1962 年春，一天夜晚，已久不露面的原拉美社社长马塞蒂忽然来电话约我单独面谈，地点不在拉美社而是在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办公室。一见面他的情状就使我感到惊讶。他剃去长发，晒得黝黑，嗓音嘶哑。他要求我帮助他告知中国驻非洲国家的机构，在他经过时给予关照。我当然不便多问什么，便把他的要求转告了有关方面。后来才知道，马塞蒂原是阿根廷人，曾到马埃斯特腊山采访过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格瓦拉的培养教育下，他当上了拉美社社长之后又成了格瓦拉开办“军事训练营”的有力助手。1963 年 9 月马塞蒂带领的先遣队潜入阿根廷萨尔塔省组织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他本人则以“塞贡多”（意即第二号司令）



1960年11月，格瓦拉访华出发前在哈瓦那机场。 孔迈摄

的代号从事活动。不幸被警察打入内部，遭到挫折，大多数成员被打死或被捕。马塞蒂不是被枪杀就是死在丛林中了。

1965年4月，格瓦拉突然辞去高官要职，毅然离开古巴，神秘地销声匿迹。直到10月，卡斯特罗总理才正式宣布他已“告别古巴”。有报道说他到了非洲刚果的丛林，帮助当地的游击队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他在写给父母亲的信中，把自己比作唐·吉珂德：“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人们也许会说我是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传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

1966年1月，卡斯特罗在亚、非、拉丁美洲会议的闭幕词中说明了格瓦拉“告别古巴”的思想背景：“格瓦拉同志从参加我们行列的第一天起就时常明确地表示，当古巴斗争完成之日，他就将在另一地方履行其他任务。我们也经常对他许诺，任何国

家利益、民族利益，任何情况都不会使我们要求他留在我们国内或者阻止他实行那种愿望和要求。而且我们完全忠诚地信守对格瓦拉同志的诺言。”

1966年11月，格瓦拉秘密进入玻利维亚，在东南部山区建立游击基地，集结了50多名来自古巴、阿根廷、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出现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极大恐慌，立即派出了一支特种部队和专家到玻利维亚帮助训练一个“特工营”，悬重赏专门跟踪追捕格瓦拉。

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一场遭遇战中腿部负了重伤，不幸被俘。他被带到距巴耶格兰德50公里的一个名叫拉伊格拉的小村庄，关押在一间潮湿的泥土地教室里。玻利维亚军方请示当时的总统雷内·巴里恩托斯如何处置，巴里恩托斯不敢作主，征求了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和华盛顿的意见之后才作出了决定：“尽快就地处决。”于是，格瓦拉在被俘后第二天，即9日就被枪杀了，年仅39岁。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当局为掩盖其罪行，编造了格瓦拉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谎言。格瓦拉的葬身之地便成了美国和玻当局的最高机密。

1995年11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现场目击者、前玻利维亚高级军官的话说，格瓦拉临危不惧昂然挺胸，面对着双手发抖的行刑刽子手喊道：“开枪吧，懦夫！你要杀死的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格瓦拉满身弹孔的尸体被空运到巴耶格兰德，存放在一家医院的洗衣房里。10月10日夜，军队封锁了这家医院，格瓦拉的尸体被秘密转移，从此“失踪”。

据报道，从阿根廷派来的特工人员用蜡制作了一个格瓦拉的面模，并残忍地割下了格瓦拉的双手。

1967年10月18日晚，我在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室，从一份内部“参考资料”清样上看到一则路透社拉巴斯（下转第14页）

·旧事重温·

1967：援越抗美

孟祥文

1966年底，我正在广州军区卫校卫生员训练队学习。有一天，我们接到了入越南参战的命令，补充到南京军区空军高炮四师开赴越南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当时越南人正和美国人打仗。

入越以前，我们先在临近越南的广西凭祥集训了三个月。

大家多是新兵，参战



图① 入越参战前在友谊关留影

热情很高，每个人都写了决心书，有的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纷纷表示要不惜鲜血和生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那时说“为国争光”，是有所指的，因为苏联也派了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他们派出的是防空导弹部队，武器比我们先进，且多部署在要害部位），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两国军队暗地里在越南较劲儿，都想表现得好一些，以结好越南方面。为此，领导上一再强调，到越南要打好两个仗：与美国打好军事仗，与苏联打好政治仗。

临出关的前三天，我们都换上了越南军服。指导员让我们把

原来的军装和个人的其他物件打成一个小包，上面写好家庭住址和收件人姓名，以备将来万一牺牲了好给我们邮回家。听了指导员的话，大家都有些悲伤，有的边打包，眼泪边禁不住地往外流。三天后的午夜，部队突然出发了。约早上6点来钟到达中越交界处的友谊关下，举行集体宣誓后，进驻附近的军营。图①就是到达友谊关后，在中国边境一侧照的，友谊关上的标语口号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

当晚10点钟，部队紧急集合，连长正式传达了入越参战的命令，全体乘车出关。第二天上午，行至谅山大桥时，遭遇美军飞机轰炸，部队边行军边对空射击，当场就打掉了一架美军的轰炸机。初战告捷，一时群情振奋。又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跋涉，终于到达指定阵地。阵地在河内以北80公里处，部队的任务是防护1号公路、一座大桥及一个火车站，以保障后方补给线。进入阵地时，正赶上下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好不容易才把大炮拖上山。怕山上没水洗衣服，战士们都脱得只穿裤衩。待把大炮安顿好，大家个个成了泥猴。敌人好像知道了我们刚刚换防，那些日子隔三差五地来骚扰。开始时没经验，加上个别连队建功心切，没等敌机完全进入火力网便仓促开火，影响了整个战斗部署。起



图② 在胡志明视察过的阵地前留影

先战绩不佳，还有一个原因：指挥员下达命令以前，先要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记得常念的语录有“不打无准备之仗”、“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等，有时未等指挥员下令开炮，敌机已呼啸而过。有过几次教训后，经请示上级

同意，语录才不念了。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连续打掉了敌人好几架飞机，越南方面对我们的战绩很满意，胡志明主席还专程到我们的阵地视察、慰问。图②是我在胡志明主席视察过的阵地前的留影。身后的石碑是专为纪念这次视察竖



立的，许多战友都在石碑前留过影。

1967年中秋节前后，敌机对我们的高炮阵地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报复性轰炸。大约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战士们刚刚进入炮位，大群的敌机便扑了过来，子母弹成箱成箱地投下来，将阵地炸成一片火海。战士们也打红了眼，不停地射击，炮筒子都打成了暗红色……那次战斗虽打下了几架飞机，我们的伤亡也很惨重，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我和其他救护人员一起，冒着轰炸抢救伤员，后来我自己也挂了彩，右臂被子母弹击伤，被送到野战医院治疗了20多天。伤愈归队后，庆功会已经开过，新上任的指导员告诉我，鉴于我在战斗中的表现，组织上决定给我荣记三等功，并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作为卫

图③ 与我军一起抢修公路的越南妇女



图④ 看守中国烈士陵园的
越南妇女

生员，那时除了救护伤员，我们还负有反细菌战的任务。美军为削弱我方的战斗力，越战期间曾违反国际公约向我方阵地及后方空投带有鼠疫、霍乱、伤寒等病菌的昆虫媒介物。我们一面进行防疫注射，一面捕鼠灭蝇，

有效控制了细菌的传播。

在异国土地上作战，情况比较特殊。为此，上级有关部门专门制定了《援越抗美人员纪律守则》，对于怎样处理与越南政府、军方及老百姓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规定，比如有“尊重越南政府、尊重胡志明主席”、“不得议论越南内部事务”、“不争俘虏、不拿缴获”以及“不准携带和使用人民币”等等。在越南，中苏两国各自为战，防区也是隔开的，故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但偶尔相遇时，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据说，我们前一批的防空部队，有辆军车与苏方的军车在1号公路迎面相遇时，因抢路双方发生了争执，还动了枪。在那次冲突中苏方吃了亏，遂告到了越南政府方面，越方夹在中苏两个老大哥中间，也不便认真追究，只好息事宁人。战争期间，越南的青壮年男人都上了前线，留在后方与我们接触较多的是妇女和老人。印象里，越南妇女都很能吃苦，修公路、挖战壕、运弹药，样样都干（见图③）。她们大多会讲几句中国话，有的祖上还是中国人。那时候，越南人的日常

图⑤ 中国女兵与越南妇女儿童一起
看中国画报。



图⑥ 回国后，立功人员在友谊
关下的军营里合影。

